



《戰國策·狐假虎威》寓言所蘊含的哲理與啓示

● 張垣鐸*

一、前言

〈狐假虎威〉這則寓言，出自《戰國策·楚策一》。採用擬人化的修辭法，敘述狐狸與老虎的故事。本義是在楚國作官的魏人江一告訴楚宣王，北方中原諸侯畏懼宰相昭奚恤的真正原因是，害怕坐擁方圓五千里、物產豐饒、廣土袤地，與百萬被堅執銳、摧鋒陷陣精壯軍隊的楚宣王，只不過宣王寵信昭奚恤，大權旁落罷了。後人將此寓言單獨分出，主要在諷刺那些假借別人權勢，招搖撞騙、作威作福，恐嚇別人的醜行惡態。

荆宣王問群臣曰：「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，果誠何如？」群臣墨對。江一對曰：「虎求百獸而食之，得狐。狐曰：『子無敢食我也。天帝使我長百獸，今子食我，是逆天帝命也。子以我為不信，吾為子先行，子隨我後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？』虎以為然，故遂與之行。獸見之皆走，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，以為畏狐也。今王之地方五千里，帶甲百萬，而專屬之昭奚恤；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，其實畏王之甲兵也，猶百獸之畏虎也。」

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二、正文

戰國時代，楚宣王(在位三十年，西元前 369~前 340 年)的宰相昭奚恤威名遠播，北方中原諸侯十分忌憚他。宣王百思不解，有一次問群臣，真相到底如何？在楚國作官的魏人江一(一作「江乙」)用〈狐假虎威〉的寓言故事，向楚宣王點明，北方中原諸侯其實並不是害怕昭奚恤，他們真正忌憚的是坐擁方圓五千里、物產豐饒、廣土袤地，與百萬被堅執銳、摧鋒陷陣精壯軍隊的楚宣王；只不過宣王把這一切，統統都歸昭奚恤單獨掌握，以至大權旁落所造成的結果。

雖然這則寓言沒有交代楚宣王聽了江一所說的故事後，有什麼反應？對昭奚恤是否展開防患未然的措施？但是讀者一定可以從中領略寓言「藉外論之」，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妙用。

原來，戰國時代諸侯競逐，七雄爭霸，提供了諸子與策士高談雄辯，逞馳艷說的舞臺。而寓言正是「艷說」的主要形式之一，「本身具有形象生動、含蓄幽默、耐人尋味的特點，可以增加語言的趣味性和感染力」，進而達到勸諫諷喻的目的。

狐狸是狡猾的，老虎是凶猛的，江一掌握了這兩種動物的自然特性，透過「擬人化」手法，與人類社會的現象百態，巧妙地結合起來，形成了「狐假虎威」這個故事。表面上是狐狸和老虎兩種動物的對話，實際上寄寓了深刻的政治權力明爭暗鬥，以及世態炎涼、人情冷暖的義蘊。楚宣王過度信任昭奚恤，讓昭奚恤有機會獨攬大權，然後仗著楚國「方圓五千里，帶甲百萬」的強大國力，威震四方，讓北方中原諸侯畏懼膽怯。

歷史上多的是「狐假虎威」的事例，外戚受寵，宦官得勢，藩鎮擁兵，信臣專權，無不仗勢欺人，作威作福。他們怎知貴賤由人，一旦失寵失勢，輕則冷宮孤寂，遠放蠻荒；重則身首異處，株連九族。

同樣的，社會上，尤其職場，有的人一朝職等高陞，就趾高氣揚，不可一世，對昔日的同事頤指氣使，不假辭色；渾然不知專業敬業、服務熱忱是職場的基本信念，融洽諧和的人際關係才是職務順利推行的最佳佐劑。所謂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」(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)是也。





〈狐假虎威〉這則寓言，另一個值得吾人深思探討的問題，是身為百獸之王的老虎為何昏聩愚昧一至於此？不但輕易受騙，盲目信從，而且被狐狸利用，還渾然無覺！對照歷史上那些被架空、被擺佈的昏君庸主，以及社會上喜聽美言，不懂知人善任的主管，是否更具諷喻警誡的教育意義，這才是吾人要引為殷鑑，省思的重點。

三、結論

「寓言」一詞，最早見於〈莊子〉，並作為篇名。《莊子·寓言》：「寓言十九，藉外論之。……與己同則應，不與己同則反；同于己為是之，異于己為非之。」可見寓言是採用迂迴說理的方式，假託別人的言論，(或假託神仙、巫鬼、甚或動物、無生物等)，虛構一個故事，來陳說自己的觀點。一方面避免正面說教，流於主觀武斷；一方面吸引讀者興趣，將富有教育意義的人生哲理、道德諷勸、人性諷刺，寄託在故事中，使讀者從中領會其義蘊。因此，寓言文學是由外在的寓體(所敘述的故事)以及內在的寓意(所寄託的道理)建構而成的一種文學體式，二者相輔相成，缺一不可。故事可以完全虛構，也可部分虛構；寓意可放在文本前(「前置型教訓法」)，也可放在文本末(「後置型教訓法」)，甚或從故事情節的鋪敘發展以及人、物的對談言論中呈現出來。〈狐假虎威〉這則寓言，屬於把寓意放在文本末的「後置型教訓法」的寓言。透過上文的論述，吾人已能充分了解這則寓言的原始義蘊；再經由寓言「藉外論之」的手法，吾人更能從中獲得很多的借鏡啟示。

